

## 嗨，我的名字是小莫

『小莫，

那天看到你跟曼曼在我們家附近的三角小公園遛狗。

很開心你能陪伴她。

我跟她媽平常都忙，前陣子下班回家都十一點了，也沒怎麼能陪她說話。家裡只有她一個孩子，她上大學以後，老實說，我這個做爸爸的，比以前來說，更不知道怎麼關心她。她修哪些課，在學校有哪些好朋友，畢業以後想做什麼，我們都不曾聊過。以前還能關心她英文跟數學的成績，唸她兩句（不是惡意的是關心）。最近竟然有點懷念起下班開車去台北車站旁的補習班接她下課的時間，她會吵著要吃麥當勞的薯條，我說那個不健康，但每次還是鬧不過她的脾氣，只好買給她（偶爾會有蛋捲冰淇淋）。

聽曼曼說，你很會打遊戲，還能靠打遊戲賣虛擬寶物賺錢。

你們這個世代和我們以前不一樣了，我讀書的時候也翹課泡過電子遊戲廳，去櫃檯點一杯泡沫紅茶就能坐上一整天，（不怕你笑，那時候還差點悶出痔瘡）。那時候玩遊戲賺不到什麼錢，就是兄弟之間的榮譽跟有點驕傲的虛榮感吧。你要是不嫌阿伯年紀大，下次我們可以來一局快打旋風（線上的）。

我會給你寫信，是因為曼曼大概半個月左右都不跟她媽媽說話。你知道她最近發生什麼事嗎？

不用急著回信，等學校期末考結束。阿伯請你吃飯。

唐爸。』

我反覆按著電腦鍵盤的 F5 按鍵，把網頁的電子郵件重新整理。

雲端信箱，登出，登入，登出，登入。您有一封新郵件，來自唐。不是眼花，真的是曼曼的父親寄來的信。

我坐在電腦螢幕前，筷子夾住的滷蛋瞬間跌回泡麵湯碗裡，發出咚一聲，熱湯濺出的汁液灑在滑鼠四周。「靠杯喔，吃個泡麵不會好好吃，給我弄湯出來。」網咖老闆從我後面經過，用手肘用力敲我的後腦勺，我上半身整個向前傾，湯碗直接翻船倒在大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小莫。掃地阿姨昨天才剛來掃過，你現在給我自己去後面拿拖把來清，鍵盤裡面卡麵條我是要怎麼做生意。」老闆揪著我的衣領，把駝背的我像一株軟草，整個從座位深處拉出拔起。

即使大腿還沾黏著牛肉泡麵的碎肉塊跟滾燙的熱氣，我仍無法停止思考剛剛電腦螢幕所見的衝擊。

唐爸爸。

我上個月底才參加他的告別式。

早已跟我提分手的曼曼，把眼淚跟鼻涕哭在我黑色襯衫的肩膀。鼻涕風乾後，

像小時候美勞課常用的漿糊一樣，本來白白的，黏黏的，用手去摸還有點冰冰涼涼的，等再度確認，黏在手指指紋上甩不掉。曼曼跟我之間的關係，好像也是這樣。開始的那麼不以為意，我也不能真的像美勞課剪紙，一刀兩段剪碎，那實在太殘忍。我沒有告訴過曼曼，其實我很羨慕她。有幾次月底吃飯錢不夠，我站在便利店看著香蕉跟雞腿三明治發呆，店員把促銷廣告貼紙貼在冷藏庫的宣傳架，晚上八點後，通通再七折。我確認手機時間，摸了摸飯糰，又把它們通通放回架上。拿了檯面上的茶葉蛋，轉身就走。

有一個唐爸爸真好。

唐曼曼，妳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欸，小莫，可樂幫我拿兩罐，還有起司條，溏心蛋，滷味。啊，不對，最右邊下面那個巧克力啊，不是啦，我不要台灣製的，我是說最右邊那個日本帆船巧克力。對，拿三盒給我。那麼多當然吃得完啊，上治療概論課的時候一定要吃，不然無聊死了，整間教室大家都在睡。上次還有人睡到打呼。」

曼曼在校園裡面的便利店，命令我拿著購物籃，從冰櫃開始幫她跟她的姐妹淘買零食。

「你裡面點數夠嗎？」

「夠吧，我也不知道。我爸上次好像幫我存了很多，兩千還三千吧。」

「零食放包包就可以了吧？」

「才不要，你就跟店員加購買塑膠袋啊，多少錢？兩塊，拜託才兩塊，你就給他啊。」

「為什麼不能放包包？」

「我包包上禮拜才剛買，那麼新，我連放在地上都捨不得。裝那麼多零食跟飲料，包包內層的布會陷下去，你知不知道。飲料外面冰冰的還會讓包包變得濕濕的很噁心。包包裡面都是手工縫的……」曼曼一如繼往，只要開啟買包包的話題至少能說上半個鐘頭。從包包的尺寸，款式，價位，顏色，材料，設計，沒有她不能發表的，簡直是服裝雜誌的行銷小編。

「那麼喜歡包包，怎麼不去讀設計？」

「我是喜歡啊，可是我又不會畫圖。而且我媽說讀職能治療，薪水更好。你知道台灣現在多少過動兒童？還可以去企業當心理顧問啊，大企業跳樓的人也變多了。去年不是就有三個總經理高空彈跳，咻，咻，咻。」她邊講，邊搖晃手中的可樂，扭開飲料瓶蓋的時候，氣泡衝出來。流得滿地都是。

還有，她的包包。

少女系糖果色的手工縫製包，現在也裝滿可樂的香味汁液。

曼曼只喝可樂，幾乎不喝水。

長髮大眼白皮膚的她，在男生裡是最受歡迎的類型，也是我跟自己那幫兄弟們往常說的「白長瘦」萬年熱門款。照理說，這樣的高檔貨美女，沒什麼男生敢

追。只有我知道，其實她非常容易討好。在她嘟起嘴巴鬧脾氣的時候，只要買一瓶可樂給她，她就會快樂起來。肚子裡充滿汽水的氣體，脾氣卻消了不少。動作都會慢下來，笑咪咪地對天空發呆，變成一隻貓。

大概是去年夏天吧，年輕人一窩蜂在「愛情 #hashtag」app 上傳自己的日常生活照，搭配短語。曼曼在上面沒用本名，她的名字暱稱是「只喝可樂的貓」。用一瓶可口可樂擋住白皙的皮膚跟一雙大眼睛，看上去很俏皮，又有點文青。她的交友用戶頁面有二萬多人追蹤，這幾乎可以算是小有名氣的網紅追蹤人數了。

我其實沒那麼喜歡可樂，我喜歡咖啡跟啤酒。我們約在曼曼學校斜對面那間星巴克見面，結帳時她拿出學生證給櫃台服務生，兩杯咖啡不用排隊就能打八折。桌上放著拿鐵、卡布奇諾和檸檬塔，我對著糕點說，「我比較喜歡咖啡。」那是曼曼跟我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沒關係，我想我也會喜歡。」她的大眼睛眯起來的時候，變成一對彎彎的月亮。

當下我就知道曼曼喜歡我。

這不是顯而易見嗎？她喜歡可樂，但願意為了我來咖啡店。

下著雨，放學的年輕女孩們像彩虹魚群湧出校門口來到咖啡店，那麼多女孩子聚集在一起的片刻，讓我想起有次幫網咖打掃的阮阿姨提水桶跟抹布回桂林街的按摩院。按摩小姐們像女高校的學生放學一樣湧出來，「一起開心一下嗎？要不要快樂一下？」她們的嘴巴塗抹鮮艷的亮紅色唇膏，嘟著嘴巴朝我撒嬌。我感到手心出汗有點緊張，我沒有什麼跟女孩子親密相處的經驗。如果要說最熟悉的女孩可能是美髮課的「小美」，每個同學都有一個「小美」，即使脫去假髮後的「小美」是光頭少女，卻總是賣到缺貨，對窮學生來說如此高價珍貴。

小美之後，我在沙龍當美髮助理時有更多接觸女孩身體的機會，圍上袍子披上毛毯，「可以向後躺了喔。」我輕輕把那些長髮放入洗髮槽，「幫你貼護面紙喔，水溫這樣可以嗎，謝謝。」反覆按摩頭部的時候，我會在耳朵附近搓揉久一點，順著手勢往下滑，撫摸她們的脖子肩膀。站在洗髮台，由上往下的角度，如果不在身體正面披蓋毛毯，形狀各異的乳房會自己表演不同的舞步，有些大胸部軟嫩如麻糬左右散開，有些胸罩與乳房尺寸不貼合直接跟乳頭打招呼，有些怕癢的女孩洗到一半會突然緊縮脖子，夾住我的手說哎呀好癢。我很想回應對方你夾太緊我都抽不出來了，但這句話有點不太妥當恐怕讓我升遷無望。於是，想想又吞了回去。

我總是這樣想了又想。

面對快樂一下的邀約，本來也想拒絕，但回過神來，我已跟其中一個看起來十八歲不到的紅髮女孩逛起夜市，請她吃豬血糕和花生冰淇淋。她的眼線融化得比手上的冰還快，眼睛周圍水墨畫似的暈開。我在她身上聞到跟阮阿姨相似的氣味，那陣子半夜飄散在網咖老闆房門附近，廉價、劣質，帶著刺鼻酸味的香氣。她高跟鞋上健壯結實的小腿肌肉讓我感到害怕，但讓我更不愉快的，是她開口說的話，「你們這種人，只能跟我們這種人在一起。」

紅髮女孩口中的「這種人」是什麼意思呢？

如今，我與曼曼相對而坐，她在我面前安靜的喝咖啡，吃蛋糕不發出咀嚼聲，一臉素淨淡妝，皮膚發亮。一種說不出來的乾淨。十根手指的指甲縫裡幾乎沒有髒污，名牌錢包外觀沒有髒損，錢包內沒有凹折溢出的發票紙，秀麗的大頭照貼在大學學生證正面。

曼曼的世界裡，那麼簡單精緻，即使小到一個只能喝三口的迷你咖啡杯，也都是優質的選貨。

我終於理解「這種人」的意思。

她是大海，我是河川，而且會有病死豬漂來的那種。

阮阿姨按摩院的紅髮女孩，手腕手肘發炎腫脹積水，存了一年的錢也買不起曼曼放在腿上的香奈兒流浪包。要快樂一下嗎，我耳邊迴盪起她的聲音，還有嘟起的嘴唇跟豬血糕的氣味。

曼曼聊起以前的感情，沒想到她只交過一個男友。本來成績很好，讀著國立大學，迷上寫網路小說以後，整天泡網，忙著上傳更新進度，學校的課也不去。不到三年級，就被二一退學。我問他們分手原因，曼曼說，對方本來很關心她，還常常送吃的。誰知道，後來變成曼曼給他送吃的，飲料沒去冰就被罵，雞腿便當買成排骨飯就被扔在地上。我不懂寫小說是不是一份職業，能賺錢嗎？曼曼忿忿地說，不能，當然不能。他連自己都養不活了，每天就知道寫小說，說要當小說家，吃飯三餐全靠我，衣服球鞋破了，也是我給他買新的。看到我爸媽從來不主動打招呼，躲到旁邊小巷子抽菸。

那妳當初愛他什麼呢？

我從曼曼的眼神裡看見打掃網咖的阮阿姨，好久不見的母親，還有已離世的奶奶。她們哭泣的理由或許不一樣，但眼淚竟然那麼相似。一條清澈的小溪水，緩緩靜靜流著，眼淚滴到我的手掌外側。我連忙說，不問了，我們不聊了，你別哭了。我對女人的了解不多，主要從奶奶跟阮阿姨那裡得知。奶奶會對爺爺的照片念念有詞，房間裡沒人，也會喊著對方的名字碎念，阮阿姨會看著越南家鄉的照片偷掉眼淚，比方說工作打掃後，腰椎酸得站不直的時候，她會對我招手，「小莫，去給阿姨倒杯水。」我臭著臉去茶水間，但沒有真的那麼不情願。畢竟，奶奶離開後，除了髮廊的客人以外，我再也沒有可以主動倒茶的對象。

阮阿姨在我心裡的排名比曼曼更重要。

那時，我剛展開住網咖的生活。每週末都有一個歐巴桑來拖地外加噴空氣除臭劑，「你們這些臭男生，阿姨要拖地，腳舉高。」阿姨說完沒多久，整排宅男就像被下達指令的雄性動物，同一時間將小腿高舉空中。綠茶洗地水浸透的布拖把，來來回回掃著電腦桌下方的地板。

「鞋子也那麼臭，阿姨給你們噴一下。」阿姨拿著除臭劑站在走道口喊著。所有宅男們像訓練有素的小兵，聽著阿姨的吩咐，乖乖把球鞋脫下擺成橫排隊伍。

「人模人樣，怎麼鞋子臭成這樣。」

阿姨愈罵，男孩們卻愈開心。沒有任何一個男孩真正生阿姨的氣。

阿姨喝杯汽水消消氣。阿姨吃個洋芋片消消氣。宅男們把遊戲桌上的零食跟飲料跟阿姨分享。「我不要吃，吃了跟你們一樣腳會臭。你們自己吃。」阿姨在男孩們的賊笑與歡呼聲中，提著水桶跟拖把往後面的茶水間移動。

後來，我才輾轉從另一個包月住宿的網友阿條口中得知，每週來網咖打掃的阿姨姓阮，越南人，做事手腳俐落快速，大家都叫她阮阿姨，老闆會叫她月桃或是阿桃。

很多男女之間的事情，都是阮阿姨告訴我的。

奶奶過世以後，我把房子退租，在網咖包月過生活。我本來對打遊戲沒多大興趣，只是貪這裡有免費冷氣跟洗澡間，有次一群人圍著一台電腦，手指比劃老半天，網咖老闆說這局遊戲就要攻城，打了三天沒能攻下來。我向來眼力好且快，伸出手指喊著，「右邊第五棵樹叢下面的樹根，進城的城門鑰匙根本不在路上那些妖怪身上，在角落。不要打怪了，趕快拿鑰匙，妖怪只是要轉移你的注意力。」

網咖老闆扮演的騎兵角色，一個向前翻滾，順利奪得城門鑰匙。

白馬進城，騎兵搖身一變成國王。月光寶盒綻放光芒。

老闆闖關後轉頭問我的名字。

我說，「我叫小莫。」

「好，我記得你是包月的對吧。你要吃什麼，隨便點，我請客。」

我野心太大，吃的已無法滿足，那些泡麵加蛋配紅茶的餐點早已經膩了。「能不能睡最裡面那間房的單人臥鋪？我沒有地方可以去。」

老闆低頭想了下，他說不然你跟阮阿姨一起打掃吧。她週末才來，平日都給你負責，要掃得乾乾淨淨，廁所不能有尿騷味，電腦鍵盤跟滑鼠都要酒精消毒。做得到就給你住。

髮廊收工後，我回到網咖拖地、沖洗小便斗，把沙龍訂給廁所用的高檔除臭香氛偷偷搬回網咖用。宅男的油味漸漸消失，變成清爽的廁所。

老闆對我的信任愈來愈多，從打掃衛生開始，網卡給我管，點貨讓我來，後來連收帳都給我處理。皇帝不上朝，養大了弄臣的胃口。我沒想過當弄臣，我想當帥哥，阿條那種肥宅才該當弄臣。

夏天還沒來，老闆提著一袋衣服，裡面有棉質襯衫跟卡其褲，看上去像新的又不全新。「我兒子的，身高體型跟你差不多。拿去！」丟垃圾一樣，把購物紙袋扔在電腦螢幕旁的鍵盤，螢幕畫面還停留在英雄聯盟的遊戲連線。

網咖老闆在夜裡喝多了，也會用手指著我們這群男孩大罵，說你們這些不孝子。很久以後，我才從阮阿姨那裡知道，網咖老闆的兒子也離家出走。阿姨說，「你看看老闆，開網咖收你們這些離家出走的。聽說他自己兒子也離家出走跑到

南部去住網咖。」

阮阿姨這番話讓我頭疼，我厭惡父子親情這種梗，千萬別開這類話題。

不管是在學校，髮廊還是網咖，多數中年男子對我初步印象普遍很差，也許我在他們眼中的模樣就是一個嬉皮笑臉的娘炮，皮膚白白的，還喜歡穿貼腿合身的褲子。男生都不喜歡這種會勒蛋的窄褲。我偏偏穿得住。

初見唐爸爸，他用眼角餘光上下打量我幾次。問我在哪工作，做些什麼？「喔喔，這也是新創產業。電動車產品設計開發部副理。不錯嘛。」唐爸爸用質疑的眼神看著我的變色隱形眼鏡，將名片轉來轉去。再看向曼曼，說我的工作多熱門，是個人才。

不，我根本不是什麼電動車產品設計開發部副理。

那是從阿條錢包偷來的名片。除了名片，我不只一次把應該要放入網咖暗櫃的千元大鈔放到自己的褲子口袋。

美髮科夜校畢業後，我就在髮廊當助理，這行不容易，除了業務技術好，還要懂點穿搭妝髮。每天早上十點打卡，七點下班，收拾完設計師的三層美髮架還要留下來練習推剪。雙手泡了熱水整天，十根手指頭根本疼得要死，肚子餓得呼嚕叫，除了能快速飽餐一頓，其他都不想要。

網咖有個在週末常來打連線遊戲的宅男阿條，那時候的他平日還有工作，沒那麼宅，還沒被女人騙錢，也還沒那麼瘋。我給他看了曼曼的照片，說想追這個女生。阿條眼角撇了一眼說，那還不簡單，是兄弟一句話。

眼看他打開視窗，輸入一連串程式語法。「好了，你現在看吧，那個叫曼曼的女生，她在 **app** 的後台資料。」阿條在空中晃動肥短的手指，邊把球鞋脫下搓著腳趾。

我看見曼曼許多已拍攝儲存卻未上傳到前台，僅是存在雲端資料庫的照片。大多是對著鏡頭眨眼比 **YA** 的可愛模樣，也有一兩張穿著兩截式泳裝的性感照。

阿條真是有夠可惡，警察應該把他抓去關。

「你走開，我自己看。」我把身體挪向螢幕前，阻擋阿條的眼光。

他嘴裡說著不看不看，轉身站起來提著褲頭，捏著懶叫說要去廁所尿尿。

「哎唷，小莫，你也長大了。想聽樹懶叫。大哥告訴你，啵啵啵真的好——好聽。」阿條把句子最後幾個字，像是拉了長音一樣，搭配扭來扭去的屁股，走向網咖後面的廁所。

網咖裡面宅男多，遊戲闖關心情好，就會肩搭肩亂唱歌，奶奶最好是個大肉包，中間配個螞蟻腰。

這些都是不能讓曼曼聽到跟知道的一面。

我小心翼翼藏著，竭盡全力，只給她看見 **app** 上面的那個我。白襯衫，卡其褲，指甲修得整齊，頭髮沒有頭皮屑，臉上沒有粉刺青春痘，襪子也沒破洞毛球，帆布鞋的邊緣也擦得乾乾淨淨。

與曼曼的約會，我始終努力讓脾氣保持溫和平靜，不說髒話，不衝動。但我知道這塊肉身只是一道布簾，輕輕拉開，背後殘破、衰敗、貧窮，沒有未來的我，隨時都會破繭而出，吞吃掉在真實世界行走的軀體。

曼曼不像她的姐妹淘，那個叫小優的女生，大家用神秘的英文片語議論，那也是我不曾在英文課堂聽過的詞，「down to the sea」。（down the the sea，迪士尼小美人魚出場時唱的主題曲，下半身魚尾，上半身穿著貝殼胸衣的紅髮美女，代號Ariel。喝了藥水做交易，換取人間的美麗時光。但是被男人拋棄之後，會痛苦地化為泡沫在海裡死去。）

小優曾想拉曼曼「down to the sea」，我無法想像曼曼跟阮阿姨按摩店裡的那些女孩一樣，在無人知曉的深夜，被野獸般的男人騎在身上，抓著腰部衝刺。

我見過另一個無人知曉的深夜，燥熱又羞恥，阮阿姨穿著連身內衣，從網咖老闆的身上離開，拿著手機網卡輸入上面的英文數字代碼儲值點數，播打國際電話回越南老家。我聽不懂海另一邊的親人跟阿姨說了什麼，她一開始很開心笑著回應，發出吱吱地笑聲。我聽懂幾個字詞，珍珠奶茶，龍山寺，按摩。後面的我就聽不懂了，通話的最後幾分鐘，她幾乎是哭著講完最後的句子。之後，腳步碎躍回到網咖老闆身邊，若無其事鑽入被窩，彷彿剛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我偷偷從垃圾桶撿起那張增值完畢序號失效的紙團，經過她雙手搓揉的紙團竟然還有點溫度，而且黏著濕著，散發廉價劣質的香水味。

我只在高職的地理課本裡見過越南風情，似乎有點遙遠。不過，有一個地方讓自己想念是何其幸福的事。

網咖除了阿條和我，其餘幾乎是長期逃家泡網的輟學男孩。他們對陌生人的態度都很蠻橫戒備，但對肥宅阿條，阮阿姨，老闆和我，那是好得不得了。吃的喝的玩的，總之只要是快樂的，都會為我們留一份。

紅髮女孩說得對，也許我們真的是一類人。

他們有些長期用著假身份證，就怕警察找到，拖他們回家見爸媽。我曾經不明白，寧可流浪躲藏也不願回家的人，內心存在一種什麼複雜的心情。

他們有的家裡經營傳統雜貨店，被強迫繼承家業，說穿了就是顧店。天天在櫃檯跟倉庫點貨、補菸跟飲料，拉抬面的太空包。「我為什麼要聽他的？我就想泡網咖當遊戲直播主，行情高一小時可以賺一千元，誰管他雜貨店。」輟學的男孩對我說。

網咖樓下是情趣性用品店，充氣造型的巨大陽具在霓虹燈管前擺來擺去，擴音器反覆播放錄製好的宣傳口號：帥哥進來看一下，美女進來看一下，不要害羞，通通都有，進來進來快進來。

我跟曼曼在夜市吃章魚燒，她張開嘴巴塞入章魚燒小丸子，手指著一樓的情趣用品店，「你不覺得這聲音很熟悉嗎？」

「什麼聲音？」我故作鎮定。

「就是……那個一直在播放的聲音啊。進來進來快進來……。」曼曼居然為了聽清楚聲音，在嘈雜的夜市裡閉上眼睛，專注地聽著並重複朗誦店家的性暗示口號。

「跟你的聲音，好像。」她突然張開眼睛，眼神直直看著我。

「沒有吧，怎麼會？這種店家宣傳就是一個普通的聲音啊。」我捏著大腿試圖保持冷靜。腦海卻有浪潮襲來的電影畫面拍打翻湧，我在幾家旅館的床上對曼曼，或對其他女孩說過的句子，「要進來了。」

我從沒想過自己的聲音會被投放在夜市巷弄，像新年歌一樣傳播。都是網咖老闆害的，他說自己台灣國語聲音又粗啞，要找一個年輕一點有活力的聲音。性用品店的老闆攔住我，叫我隨意發揮就好。我開玩笑哼個兩句，他大笑不止，說已經錄音了，小莫謝謝你啊。

我拿出手機，低頭滑，打開「愛情 #hashtag」app。

原來曼曼已取消對我的追蹤，還刪去幾張我們臉貼臉的親密合照。滑動手機面板，一刀一刀的切面，每一個平面都是一個跳躍卻靜止的時空。活在不同小框框裡的人們，有尋找一夜情的寂寞女孩、分享嬰孩抓周的新婚夫妻、網購假貨包老闆，也有股票崩跌跨坐女兒牆的失業男。

每一個迷你的小窗景，都是一個世界。

我想起曼曼跟我提分手的時候，她哭得很慘，用手掌不斷朝我的臉頰打巴掌。啪啪啪，愈打愈用力，像從高樓層把桌椅摔下去折斷那麼劇烈的聲響。我感到耳鳴頭暈，雙腿站不穩，還有點想嘔。

幾個陌生的男子衝來將我暴打一頓。我抱著頭，睜不開眼睛，只能在盲黑的時空裡嘗試用手指指紋解鎖手機，按下 SOS 救命按鈕。阿條鎖定我的手機位置在校園外牆，趕緊騎車來載我回網咖。

我終於成為深眠的鯨魚，再也無法回到岸上。

那晚我夢見美髮科老師變成了小美。

領畢業證書那天大家去安寧病房看美髮科老師，她像小美一樣，頭頂光亮，一根草都沒冒出來，嘴唇乾燥，躺在米白色的枕頭巾，靜靜的。今天午飯吃了嗎？美髮老師總是這樣叮嚀大家，她說自己的胃病就是髮廊工作搞出來的，每天中午前就要打卡，別說吃飯，週末節日忙起來連上廁所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能在開工前吃上一頓飯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站在美髮老師的床邊，看著對折成一半的枕套，又再被對折成四分之一，像籃球場的防守區。等我回過神來，老師已經微微闔上雙眼。我想到小時候問奶



奶，人走了是什麼意思？奶奶皺著眉說，就是一直睡，一直睡，不會醒來了。奶奶睡著，美髮老師也睡著了。

微微垂下的八字眉，和曼曼一樣的大眼睛，眼角魚尾散開，蒼白的男士短髮。是唐爸爸。

他朝我走來，微微一笑問：「小莫，期末考結束了嗎？」